

總輔導員

別林諾維奇著

中國青年出版社



總 輔 導 員

別爾諾維奇著
謝祖鈞譯 陳大維校



中国青年出版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总 辅 导 员

〔苏〕别林诺维奇著

陈大维校

谢祖钧译

中 国 青 年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东四十二条胡同11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登记证出字第036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经售

*

787×1092 1/32 3 7/8印张 74,000字

1956年11月北京第1版 1956年11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35,000

统一书号：7009·46

定价（8）三角二分

內 容 提 要

本書寫的是真人真事。全書共分兩部分：第一部分寫少先隊員在學校裏的生活，第二部分寫少先隊員在夏令營裏的生活。它以故事体裁，生動形象地介紹了莫斯科第456學校少先隊總輔導員瓦連金娜怎樣熱愛少先隊工作和獻身少先隊工作的崇高願望，並通過她寫出了總輔導員應該怎樣培養中隊輔導員和少先隊積極分子，怎樣指導和開展少先隊的各種活動，怎樣培養少先隊員熱愛勞動，怎樣培養少先隊員的自覺性、主動性和創造精神，以及怎樣取得校外各方面的幫助，與學校行政、教師協同進行工作等經驗；最後敘述了瓦連金娜由於工作成就而獲得的榮譽。

Н. БЕЛНЮВИЧ
СТАРШАЯ ВОЖАТАЯ
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МОСКВА, 1954

“總輔導員”這本書寫的是莫斯科丹諾夫區第四五六學校的少先隊大隊的事情。瓦連金娜·巴甫洛夫娜·彼德羅娃-沙波什科娃在那裏擔任總輔導員已經多年了。她是我在這本書裏所塑造的總輔導員形象的原形。

這本書裏的人物都不是臆造的。伊拉·格魯布·柴涅、麗達·納查羅娃、柳達·瑪列也娃、達霞·英諾奇金娜、瓦達·米哈依洛娃、狄佳·弗羅爾科夫、尤拉·斯哥加林、瓦爾坦·阿斯特拉漢斯基、別佳·別林斯科夫、然尼·奇日科夫這些孩子們和女演員達瑪拉·瓦西里也夫娜、前俄羅斯詩人以及其他一些人都在本書中人物的特徵裏識別出自己的特徵。

作 者

目次

在学校裏	1
家庭	1
中隊輔導員	5
積極的和不太積極的	36
大家都愛運動	57
紅領巾	63
在夏令營裏	72
通向湖邊去的大路	72
最頑皮的一個孩子	73
得勝的歌曲	78
第一名	87
小造船家	91
兩個朋友	94
鉄木兒隊員	101
意外的禮物	105
總輔導員	111

在 学 校 裏

家 庭

黎明的霞光照耀着莫斯科。樹葉發出了秋天的喧嚷。这些樹都是很早很早以前栽种的了，那还是在十月革命以後不久呢。而且从那個時候起，这兒的街道也都換上了新的名称：学校街，圖書館街，勞動街。胡同改叫工人胡同。

細得像馬鞭子似的菩提樹現在已經變成了枝葉茂盛的大樹，祇有居住在这兒的老人們还記得起革命前这些胡同的名字。

“在这兒，在莫斯科郊外的工人區，瓦里婭度过了她的少年時代；她的童年是在彼羅夫度过的。”

在彼羅夫，人家都管瓦里婭叫“小竹竿”或“天綫”。她個子長得很高，甚至与年齡很不相称。兩條紮得緊緊的淡黄色的辮子搭在她那寬闊的肩膀上。

瓦里婭的學習很好，她讀了很多很多的書。

瓦里婭住在一幢明亮寬敞的別墅裏。春天，一束束的潤濕的紫丁香花都望着她家打開着的窗子。掛鐘滴答滴答地响着。鐘旁掛着父親的相片，瓦里婭總是努力不去想他，可是却又幾乎隨時都在想着他。他跟媽媽離了婚，已經有了新的家庭。媽媽在外面工作。整天就祇有她一個小姑娘在这屋子

裏，屋子清潔、寧靜，甚至有些淒涼。

在冬天的傍晚，瓦里姬時常窺望鄰近的一幢別墅的窗子。從窗子望進去，她可以看見一盞像黃色向日葵似的吊燈，一張圓桌子。七個孩子圍着桌子坐着。一會兒他們的父親下班後回來了，他抖着皮大衣上的雪花。母親舀着菜湯，忙碌而愉快。全家在一起，大家都很愉快，彼此相愛着。雖然這個陌生人的房間比她家裏的新房間小得多，可是瓦里姬却是多麼想住到那裏去啊！那裏房間雖小，然而却是個大家庭哪。

睡覺的時候，瓦里姬時常這樣想，突然發生了一件甚麼奇蹟，使她有了一個很大很大的家庭。屋子裏又擠、又熱鬧。小弟弟、小妹妹們在房裏跑來跑去。瓦里姬同他們一塊兒玩，一塊兒散步，唸書給他們听。

有一天，瓦里姬把她的幻想講給她的老師妮娜听了。妮娜老師是個在課堂上非常嚴厲，在課餘的時候却又非常愉快的人。不祇是瓦里姬一個人喜歡她，全班的同學都喜欢她。老師常常唱着自己編的歌子：

孩子們，一切，一切
都會變得很好！

“不，不是一切！”瓦里姬生氣地說，“我希望有一個大家庭，可是我上哪兒去找這個大家庭呀？”

妮娜老師嚴肅起來了。

“可是，瓦里姬，你要知道，”妮娜老師說，“你是能夠找到這個大家庭的。你看一看窗外……你看院子裏有多少男孩，

女孩在跑來跑去啊！……他們也時常感到寂寞，不知道做甚麼好……你上他們那兒去吧。他們跟你在一塊，你同他們在一道，大家都會感到愉快的。這樣，你就有了一個大家庭了。

那天放了學，瓦里婭就跑到那些小朋友那兒去了。可是她突然發窘了。

“天綫，天綫！”孩子們齊聲喊了起來。

“好，就算我高的跟天綫一樣吧，”瓦里婭冷靜地說，“可是我是來跟你們玩的……”

從這天起，瓦里婭再也不感到孤寂了。

放學後，她做好了功課，吃完了午飯，收拾好了屋子，就到院子裏去了。現在那裏已經常有一大羣孩子在等候着她啦。

他們最喜歡玩的遊戲是“做飯”。一個男孩子戴着一頂白紙糊的帽子，站在花園裏一個用磚砌成的爐子的旁邊當廚師。女孩子們用沙子做着點心，其餘的孩子就假裝上森林裏去拾乾樹枝兒。

瓦里婭加入了少先隊，孩子們也有了新的遊戲。他們開始開營火晚會，他們最喜歡玩的是“進軍”。

綠蔥蔥的花園向一個明亮的湖邊伸去。湖對岸庫斯可沃博物館的圓柱在閃着白光。小孩子們向湖邊走去，他們服從瓦里婭的命令，並熱情地唱着歌子：

藍色的夜，
你像火焰樣升起吧！
我們，少先隊員——
是工人的子弟……

風吹動着瓦里婭的淡黃色的辮子，她的紅領巾像星火樣地閃耀着。她領着孩子們，與其說她像個少先隊員，還不如說她像個輔導員。

瓦里婭真的很快就當了輔導員，最初是做中隊輔導員，後來七年制中學畢了業就當了總輔導員。當時，她与少先隊員們幾乎是同年，但爲了莊重一點，她不得不給自己多加了兩三歲。

工作，瓦里婭是喜歡的，可是有時她很苦惱：大家庭她是有了，但是她却不善於好好地管理這個大家庭。瓦里婭感到時間不夠，知識不足，又沒有經驗。但是不管時間怎麼少，瓦里婭決定繼續升學。她轉入了十年制學校，一九四一年的春天，她唸完了九年級。

戰爭的前夕，瓦里婭結了婚。她把愛人送上了前線。學校也疏散到後方去了，而瓦里婭沒有走，她在莫斯科近郊的彼羅夫留下來了。她在樓頂放哨，敵機轟炸後救火，挖反坦克壕。她非常想到前線去，在她看來總輔導員的工作現在是誰也不需要的了；在這種時候自己上學簡直是恥辱。

一個十一月的寒夜，瓦里婭在防空洞裏碰見了她從前的老師妮娜和鉗工——國內戰爭時期的戰士——葉爾米洛夫。他的兒子在瓦里婭從前工作的學校裏是個數一數二的小頑皮鬼。

一九四一年，在那個空襲的夜裏，人們已經開始在談論着和平，談論着孩子們。

鉗工葉爾米洛夫和妮娜說服了瓦里婭，要她不要耽誤時

間，馬上去學習，去進師範學校，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崇高的事業——教育孩子們。

直到現在，瓦連金娜·巴甫洛夫娜（即瓦里婭）還記得這一次的談話，它徹底幫助她選擇了自己生活的道路。那次談話以後不久，瓦連金娜·巴甫洛夫娜就進入了師範學院，隨後就又回到到現在為止她已經工作了十二年的學校裏來了。

中隊輔導員

拉 莉 沙

每年秋天一個老問題總是苦惱着瓦連金娜：“上甚麼地方去找中隊輔導員？上哪兒去找助手呢？”

在其他學校裏，在十年制的學校裏，是沒有這個問題的，那裏都是由共青團員，高年級學生擔任中隊輔導員，有些連當三、四年。

在七年制學校裏就困難些了。你剛剛教會孩子們工作，他們就畢業了，一切又祇得從頭做起。

現在，除了七年級學生以外，還有師範學院的學生擔任輔導員，這是一個大的進步。

可是十四歲的七年級學生也好，二十歲的大學生也好，他們都需要總輔導員和教員們的幫助。

當然，在這裏，也和其他學校一樣，曾為中隊輔導員組織了諮疑會和經驗交流會。但是瓦連金娜知道，任何的諮疑會，任何的經驗交流會，也代替不了日常的與輔導員們的交談。而在这件工作中又会有多少意想不到的事情，多少困难啊！祇

要回想一下拉莉沙就足以說明這個問題了。

當時六年級乙班少先隊沒有輔導員，而全校又祇剩下一個共青团員，一個金黃色頭髮的漂亮姑娘——拉莉沙。關於做少先隊工作的問題，同她談過不知多少次了，然而她總是找一切藉口來推脫。

瓦連金娜想引起她對少先隊工作的興趣和情感，她找拉莉沙懇切地談了一次。

“再沒有比我們的工作更好的了……”瓦連金娜說，“我還記得，在衛國戰爭時期，我常常是肚子又餓，人又疲倦；愛人在前綫上是死是活也不知道。可是祇要我一走進學校，開始同少先隊員們一起準備隊會或排劇，我心裏的一切憂愁痛苦就都烟消雲散了……我覺得，就好像我是一個雕塑家，在雕塑着孩子們幼小的心靈……”

瓦連金娜給拉莉沙津津有味地講敘着對孩子們的工作，突然間她停住不說了。她知道，她的話並沒打動拉莉沙的心。

拉莉沙的一双黑眼睛安詳地望着瓦連金娜，手指頭懶散地敲着桌子。這次她同意了當輔導員，不過答應的時候，表現得仍然是很冷淡、勉強。

拉莉沙學習成績是中等，歷史和文學都是三分。可是據與她同級的学生們說，她冰溜得特別好，很喜歡栽花。

開始的時候，果然如瓦連金娜所預料的一樣，拉莉沙中隊的工作，搞的不能讓人滿意。

瓦連金娜常常跟她講，如何召開隊會，組織遊戲。結果隊會是開了，可是總是祇有兩、三個孩子籌備，其他的隊員就沒

有一點事。最糟糕的是隊員們不尊敬拉莉沙。有一次在講話的時候，拉莉沙把尤利·愷撒與茱利安^①搞混了。女孩子們立刻就打听明白了，拉莉沙歷史得三分，她不喜欢歷史。

“這樣的輔導員！得三分的！”六年級的少先隊員們說。

瓦連金娜看出來了，得趕緊幫助拉莉沙，首先要幫她“建立起威信”。拉莉沙不应当是個“得三分的”。決不应当得三分！可是要做到這一點，是有困難的。

現在拉莉沙吃了午飯就到學校來，在學校裏做功課。瓦連金娜親自教她歷史。可是，教是教了，一時成績也不大。這次文學課拉莉沙得了個四分，代數得了個五分，但是歷史，却老是那個叫人洩氣的三分。拉莉沙把法蘭克人與古日耳曼人混纏不清，正像把基輔公爵與諾夫哥羅德市長混纏不清一樣。

“歷史這門課挺枯燥。”拉莉沙在一次談話中承認說。

這句話使得瓦連金娜很不安。她就問七年級的學生，他們的歷史課怎麼上的，講些甚麼？自己也去听了幾課，她懂得了，拉莉沙並不是憑白無故不喜欢歷史。這裏面教員也要負一部分責任。拉莉沙是個活潑和容易受感動的孩子，她應該喜歡那門她在學習着的功課。但是內容儘管正確，但講得有些枯燥的歷史課却不能引起她的興趣。

於是瓦連金娜決定親自試試來培養拉莉沙對歷史的興趣。

一個星期天，瓦連金娜帶了一小捆書上拉莉沙家裏去了。

① 羅馬皇帝(公元三六——三六三年)。——譯者

這裏面有“伊戈爾遠征記”，普希金的“鮑里斯·戈東諾夫”以及雨果和斯各特的作品。

瓦連金娜唸“伊戈爾遠征記”給她听，遇到不好懂的地方就加以解釋。

起初拉莉沙仍是要听不听的，一心想着別佳——鄰近學校裏的一個男孩子。

瓦連金娜不管那些，还是繼續唸。不一會兒，拉莉沙就把一切都忘記了……她被文字的不朽的魅力吸引住了。她好像看見了土耳其人的天幕，俄羅斯人深紅色的盾牌。聽見了雅羅斯拉夫娜在普梯夫里城牆上哭泣的聲音。

“我要悲傷地沿多腦河飛去，讓卡亞耳河的水浪打濕我的海狸皮的袖子，給王公擦一擦他那流着血的傷口。”

拉莉沙听入了神，後來要瓦連金娜把“伊戈爾遠征記”給她留下來。

瓦連金娜調皮地笑了笑，不但把“伊戈爾遠征記”給她留下了，而且把帶來的書都留給了她。

第二天放了學，她找拉莉沙去散步，她們坐地下電車到列寧圖書館，之後又步行跨過了莫斯科河。落日的餘輝映照著莫斯科河上的冷波。破絮般的雲朵在波梁卡（地名——譯者）的上空奔跑，左邊新修的公園裏的秋葉在旋舞……

瓦連金娜挽着拉莉沙的手朝舊日的女人城的堤壩走去。

“拉拉[⊖]，你知道‘女人城’這個名字是怎麼來的嗎？”

⊖ “拉拉”即“拉莉沙”的愛稱。——譯者

当然，拉莉沙不知道。瓦連金娜就給她講關於女人城的傳說。当德米特里·頓斯可依帶領着自己的衛隊上庫里可沃平原去了的時候，兩团韃靼人乘机來進攻空虛的莫斯科城。但是莫斯科的女人們在一夜裏築起了一道城堡，使韃靼人未能進入城的心臟——克里姆林宮。

“这个消息很快就傳遍了全世界。”瓦連金娜說，“甚至西方的斯拉夫族人民都有歌頌女人城堡的歌子：

我們到現今还管月亮
叫黄金色的女人，
而女人城
我們的姊妹
絳紅的莫斯科女人，
丰满健壯的斯拉夫女人，現今都引為驕傲——
她們的母親和曾祖母
曾与異教徒作过鬥爭。

“啊！多麼有趣啊！”拉莉沙說。

“当然啦！这是歷史呀！”瓦連金娜回答說。

拉莉沙窘了。

过了幾天，瓦連金娜又請拉拉上大劇院去听歌劇“伊戈爾王公”。拉莉沙被巴羅庭編的絕妙的音樂迷惑住了。这也是歷史。

正在这個時候，七年級的歷史教員病倒了，新教員安东尼娜在第一個星期日領孩子們去參觀了歷史博物館。隨後，她

又建議七年級學生成立歷史小組，開始研究本區的歷史。參加這個小組工作的也有拉莉沙……

拉莉沙的歷史得五分的日子終於來到了。拉莉沙回家的時候，一路上就想着這個五分，她想弄清楚，甚麼使她對歷史發生興趣的？是歌劇“伊戈爾王公”，是普希金的“鮑里斯·戈東諾夫”呢，還是新的小組？也許是這些東西都有關係？

現在拉莉沙所有的功課都學好了。

瓦連金娜看見，隊員們比以前更信任，更尊敬自己的輔導員了。

現在，應當讓拉莉沙再作一件使隊員們都感興趣的事情，以進一步鞏固輔導員的威信。

有一天瓦連金娜又上拉莉沙家去作客了。

拉莉沙在家裏，一個人住一間房子，窗台上滿是花。紅的天竺葵，像冬日的彩霞樣的溫柔；玫瑰花盛開，百合花的梗子，在齒形的綠葉裏顯出白色的光彩。瓦連金娜還在第一次來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這一點，所以她問拉莉沙：

“你喜歡栽花嗎？”

“非常非常喜歡！”拉莉沙回答說。

於是瓦連金娜就勸拉莉沙和她的中隊向全校各隊為綠化教室進行挑戰。

向全校競賽，你想想將多有意思啊！

六年級的教室有四個窗台，每一個小隊分一個窗台，每一個女孩子要栽一棵花。一個小隊栽百合花，一個小隊栽三色堇，一個小隊栽扁豆和常春藤，一個小隊栽天竺葵和無花果。

全隊都捲入了這個工作。

差不多中隊裏的每個隊員都到拉莉沙家裏去過，而且每次從她那裏回來都帶回一些嫩枝芽和小花盆。

孩子們在生物教員的幫助下開始養花。

學校裏的牆報上登出了綠化了的教室的照片和關於六年級乙班少先隊員向大隊各中隊挑戰的短評。

每次課間休息的時候，總有些旁的中隊的隊員要來看看這個教室，六年級的學生很樂意把自己的經驗告訴給他們。

很快花草就綠化了各個教室。

好像是拉莉沙窗台上的“一小籃花”，繁殖出了無數的花朵，移植到了全校的每個窗台上。

拉莉沙做成了這件有趣的事情以後，她完全改變了對少先隊工作的看法。

隊員們提議舉行一次紀念俄羅斯偉大寓言家克雷洛夫的隊會。拉莉沙同意了他們的意見。她決定讓每個隊員想想，怎樣來進行這個隊會。當然，拉莉沙自己也在想，瓦連金娜也給了她一些啓發，

“採用你們栽花用的那個辦法，來籌備這個隊會，”瓦連金娜告訴拉莉沙說，“每個人給一個任務。”

在溜冰場上拉莉沙看見了別佳。別佳在秋天的時候把腿摔壞了，脫了臼，在床上躺了很久。今天是第一次扶着拐杖到冰場裏來，當然，他不是來溜冰的，他祇是為了來看看拉莉沙。在那耀眼欲花的冰場上，拉莉沙也溜夠了，她就同別佳談起即將舉行的隊會的事情來了。別佳對這次隊會很感興趣，馬上